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一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簾 帷幕附

羣書要語簾廉也自鄣蔽為廉恥也釋名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簾自關而西謂之箔南楚謂之蓬箔楊雄芳言簾箔皆以青布緣晉東宮舊事戸幃為簾通俗廉遠地則堂髙賈誼

簾帷幕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裏之稱也（釋名）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說文）小幕曰帟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三禮圖）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山谷集）帷薄之外不趨（曲禮）猶燕之巢幕上（左）居青油幕下（沈約宋書）

詩句升月照簾櫳（選）風簾自上鉤（杜）落日在簾鉤（杜）草色入簾青（劉禹錫）珠箔垂銀鉤（李白）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珍簟疎簾看奕碁（杜）珠簾繡柱圍黃鶴（杜）蝦鬚半捲天香

散蘇易簡 黄簾緑幕朱戸閉韓 簾幕中間燕子飛宋百家詩 薄帷鑒明月阮籍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古詩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選 羅幃綉幕圍春風李賀 談笑青油幕韓聯句 重重翠幕深金屏韓

古今事實

緯蕭為業

河上有家貧緯蕭萵也以為業莊子

織曲為業

周勃以織薄曲為業

織珠為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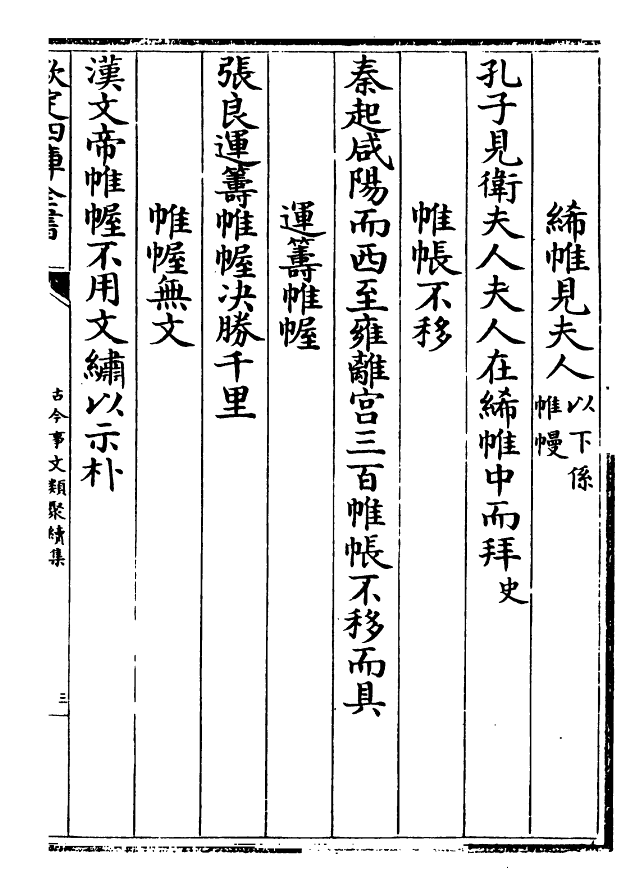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象牙為篾漢武故事

昭陽殿以織珠為簾風至則鳴玠瑀西京雜記

居貧織簾

沈麟士居貧織簾嘗為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南史

簾為妓衣見寵妾門



絺帷見夫人以下係帷幔

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而拜史

帷帳不移

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運籌帷幄

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帷幄無文

漢文帝帷幄不用文繡以示朴

仲舒下帷

董仲舒下帷講論

虜至坐帷中

張奐使單于休屠及朔方烏桓並日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軍士稍安 東觀漢記

伏兵帷中

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吳志

常欲褰帷見車門

經户披帷

宋袁粲每過傳昭户輒歎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幕府

衛青征匈奴大克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因號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為府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

隔幔覷妓見妒妻門

律詩

簾　　羅隱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嚼纎纎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簾　　杜世昌

編竹狀玲瓏庭闌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捲舒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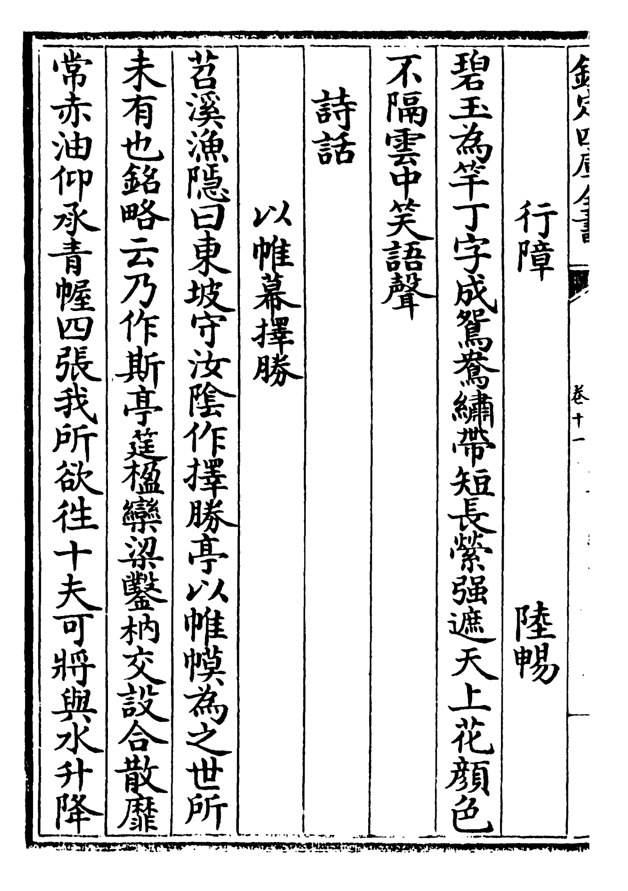
晝曽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簾　陸暢

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来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躕

簾　王令逢

髙明庭宇好崇基柱把疎簾窣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閒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中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行障　陸暢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繍帶短長縈强遮天上花顔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詩話

以帷幕擇勝

苕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幙為之世所未有也銘畧云乃作斯亭莛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儆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充當覲此銘則製度可見也

屏風

羣書要語屏風障風也扆在後所以依倚也釋名天子當扆而立注扆屏風也記漢罘罳注屏也文帝紀舍則潛僻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李尤屏風銘罘罳者伏思也君朝行至內屏思惟故曰罘罳古今注

詩句踟躕清防密注清防屏風也顔延年屏開金孔雀杜

晴天掃畫屏李白

古今事實

屏風畫列女

漢光武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命徹之

頭觸屏風見教子門

雲母屏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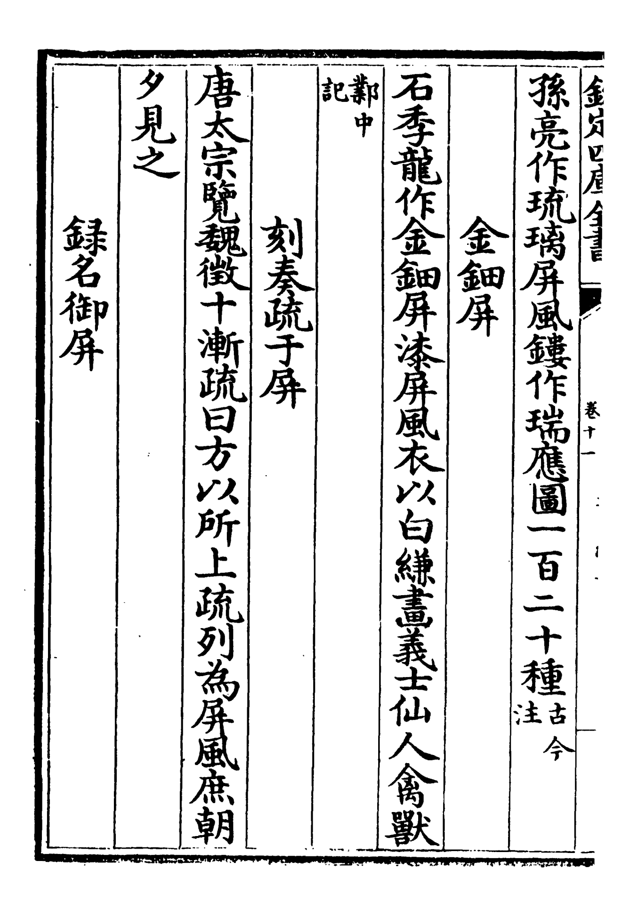
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賜素屏風

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點蠅畫屏見蠅門

琉璃屏風



孫亮作琉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古今注

金鈿屏

石季龍作金鈿屏漆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鄴中記

刻奏疏于屏

唐太宗覽魏徵十漸疏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風庶朝夕見之

録名御屏

太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

家誡書屏風

房𤣥齡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古屏婦人

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

士人驚叱之忽悠然上屏酉陽雜俎

按古事為屏

憲宗詔李絳摻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畫十事于屏

李伯時嘗畫髙陽氏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光取璽武帝問日磾明妃出塞王猛捫虱醉山簡李密迓

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古今文集

古詩

屏風謡

白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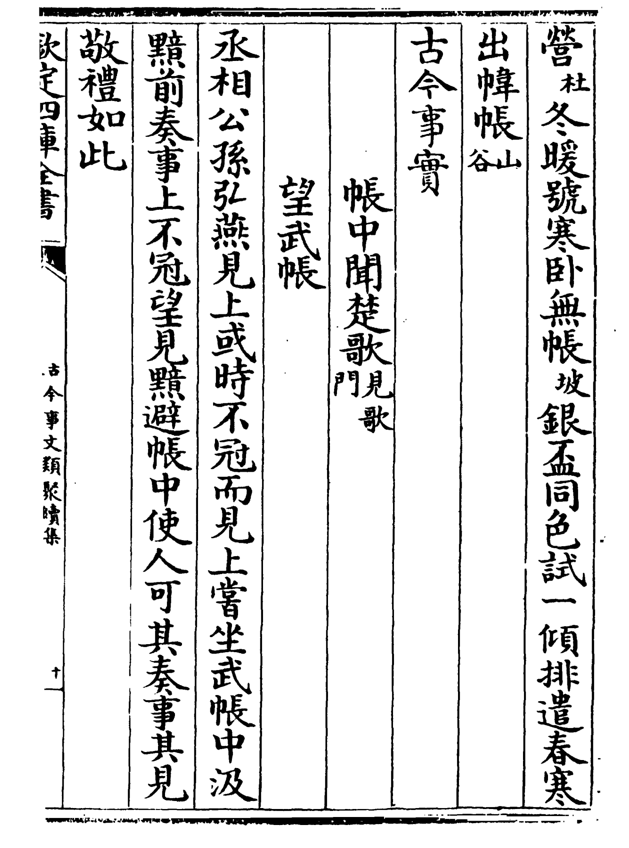
素屏素屏孰為乎不文不飾不黒不青當世豈無李陽氷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邉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于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宫織成光障錦屏風綴珠陷

鈿帖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對此方悅目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為骨兮紙為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帳

羣書要語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海録　流蘇者乃盤綠繪綉之毬五色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海録　蕙帳空兮夜鶴怨北山移文

詩句羅帳延秋月劉休文　叨陪錦帳空杜　玉帳分弓射虜



營杜冬暖號寒卧無帳坡銀盃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

出幃帳山谷

古今事實

帳中聞楚歌見歌門

望武帳

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施絳帳

馬融為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給錦帳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給帳帷茵褥

開幬進蚊見蚊門

作蚊幬

黄昌夏多蚊貧無幬傭賃為作幬後漢書

布幬紙補

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有穿敗糊紙補之

卧丞相帳中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

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郭子

銷金帳見聘門

古今文集

律詩

紙帳　蘇子瞻

亂紋龜殼細相連慣卧青綾恐未便潔似僧中白氈布暖於蠻帳紫茸氈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

但恐嬌兒還惡卧夜深踏裂不成眠

詩話

百子帳　程泰之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人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氊通冒四隅上下便於

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其規模可考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卷骨盤邉柳健色染塞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拳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青氈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刱南移逐境遷是制出戎人也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向圓是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隨處皆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坐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寛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間

不設燎爐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菴浪作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菴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叙物制如有韻之記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演繁露

牀　胡牀　氊褥　榻

羣書要語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釋名齊魯之間謂之簀陳謂之笫揚雄方言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說文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服虔通俗文　或息偃在牀詩剥牀

以櫝易蕙幬兮荃牀曹植榻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小者坐人無異獨所坐也釋名

詩句白玉為君牀選衰病只藜牀杜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坡甘寢就匡牀后山明月皎皎照我牀選風月坐胡牀歐自許奇觀繞繩牀山谷連榻設華裀謝靈運坐客寒無氊杜褥隱繡芙蓉杜

古今事實

獻象牙牀

孟嘗君出行五國至楚獻象牙牀戰國策

眠牀塵埃

齊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彦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彦回嘆曰虞君之清乃至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移牀壁崩

齊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六尺方牀

宋賀革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當坐此牀

李靖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牀封倫傳內史令楊素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登嚴武牀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

猛中銜之

據胡牀曬頭 以下係胡牀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内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

據胡牀談謔 見月門庾亮南樓

據胡牀吹笛 見笛門

胡牀掛柱

魏裴潛為兖州刺史甞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掛柱

當膝榻穿以下係榻

管寧字幼安常自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膝處穿高士傳

陳蕃下榻

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賔唯徐孺子来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獨擅一榻

簡雍性簡傲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卧語無

所為屈

引僧升榻

顔延之為秘書監光禄勲太常時沙門釋惠林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子同驂乗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坐針氊

杜錫遷太子中舍屢諌愍懐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

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

青氊舊物

王子敬卧齋中盜取物敬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裹氊墜崖

魏鄧艾由陰平道伐蜀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山高谷深瀨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鋪花為裀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只使僮僕輩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開元遺事

狨毛為坐

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暖坐餘悉禁遂為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

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石林燕語）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猻坐紹興令諸猻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禄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猻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褥鞍被坐氈之用猻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囓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談録）

虎皮坐

尹彦明云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横渠賛云勇撤皐比皐比見左傳

古今文集

古詩

胡牀　　梁庾肩吾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敧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詩話

論胡牀之義

今之交牀制本自胡來始名胡牀桓伊下馬踞胡牀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牀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

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禮紫宸殿御大繩牀則又名繩牀矣

繩牀

孟東野詩云繩牀獨坐翁李濟翁資暇録改為藤牀誤矣學林

簟

衾　枕　枕　枕屏　竹夫人　湯婆　並見布衾門

羣書要語簟竹席也說文簟者布之簟然平也釋名宋魏間謂之笙或謂之籧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粗者謂之籧

篠直文而粗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斯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左三都

詩句珍簟夏含霜謝元暉枕簟入林僻杜酒醒思卧簟杜

恩分夏簟冰杜羸肌與簟疎劉言史留客夏簟清琅玕杜

古今事實

送所坐簟

晉王忱訪王恭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

轂以送馬遂坐薦上恍聞而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賞五花簟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揔校虛實類物以隷之謂之麗事多者賞之惟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儉以所隷示摛操筆便成舉坐賞擊摛乃命左右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古今文集

古詩

鄭羣贈簟　　韓愈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擕来當晝不得卧一府傳看黄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来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青蝇側翅蚤虱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酣寢百疾愈
却顧天日常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簟皆佳
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為拙句奉呈原
甫聖俞二君子　歐陽永叔
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
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緑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
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

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
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茍得一從儉屋居城南
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
從来羸薾苦疲困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
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
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横神昏氣濁一如此
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
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

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巻簟擕枕去築室買田清穎尾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

王介甫

端溪琢枕緑玉色蘄水織簟黄金紋翰林所寳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黄塵燭龍中天進炎力客主歘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强修飾恃公寛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瑩家故藏硯璞坳清此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

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顧天日長炎赫公材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名聲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柰何甘心一榻上欲卧穎尾為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顧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次韻和酬　　梅聖俞

溪上枕剖龍卵石蘄匠簟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
竹色烝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
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柰此炎蒸劇旱風赤日吹熱来
大厦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富貧雖有頒冰論官職
官高職重冰則多日永冰銷難更得唯公掃室施枕簟
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
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
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

葛廚頂綻屋蝎墮管席中裂麻經横平生賦分只煎炒
安有緑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耒陽牛炙死
因思楊惲發時言但顧人生行樂耳公今事業在朝廷
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風来去奉高談揮麈尾

寄蘄簟與蒲傳正　蘇子瞻

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筯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
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
霧帳銀床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羇旅

凍卧饑吟似饑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嘎咿聖天何時反炎燠
愧此八尺黄琉璃顧公盡掃清香閣卧聽風漪聲滿榻
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乗此朝閶闔

律詩

白角簟　曹松

角簟工夫已到頭夏来全占滿林秋若言保借歸華屋
秖合封題寄列侯學巻曉冰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

蒲桃錦是瀟湘紙曽得王孫價倍酬

碧角簟　　曹松

細皮重疊織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絶纎塵蠅行只恐煙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炎氣入滿堂秋色冷龍鱗

席

羣書要語薦所以自薦藉也席繹也可卷可舒也釋名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

席　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並曲禮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　席不正不坐語　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左　瑤席兮玉鎮楚辭

詩句初霜刈渚蒲織作玉牀席李白　心懷平生友莫一在

席珍

古今事實

孔席不暖

孔席不暇暖班賓戲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坐三經之席說苑

席上之珍

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舍者避席

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

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列帝黄

坐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坐不重席

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家人販席

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敝席為門

陳平以敝席為門

前席賈誼

文帝思賈誼召至宣室夜半前席

故人避席

漢相田蚡為壽坐者避席及竇嬰為壽故人避席餘半

膝席

專席而坐

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

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三公絶席

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絶席

兼葭為席

鄭敬以兼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不與惡人同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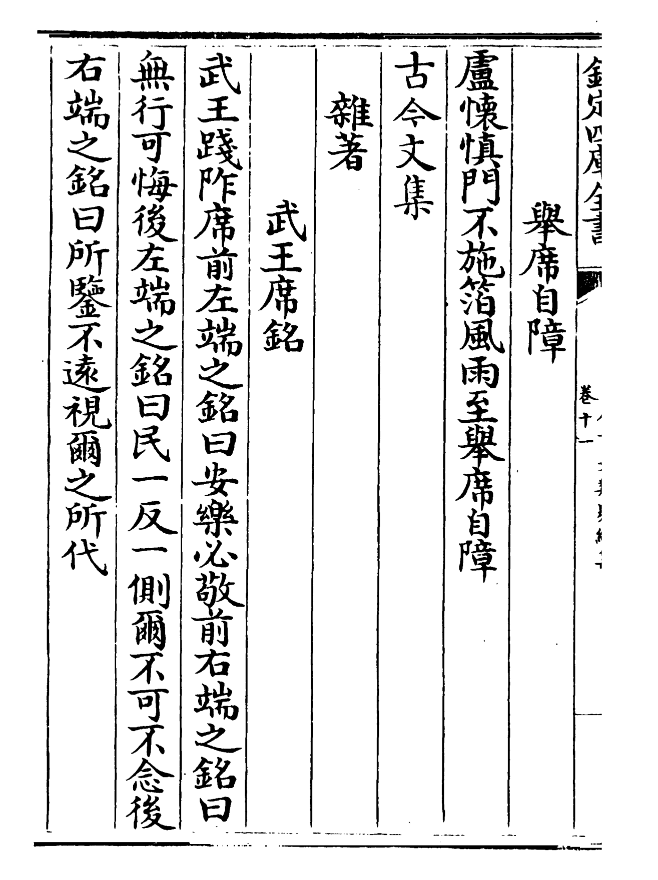
許敬字鴻卿其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席為冬設

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據曰為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管寧割席

魏管寧與華歆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半分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舉席自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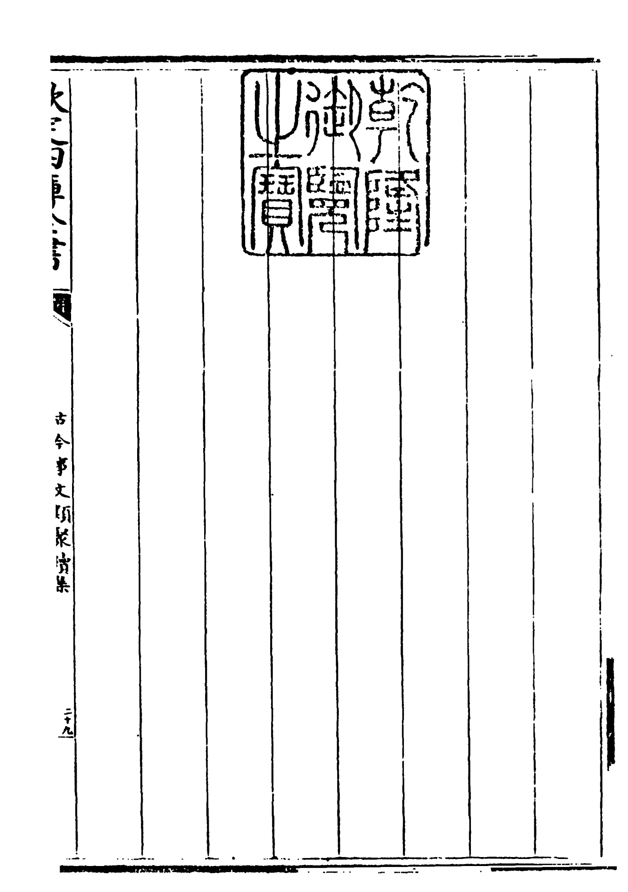
盧懷慎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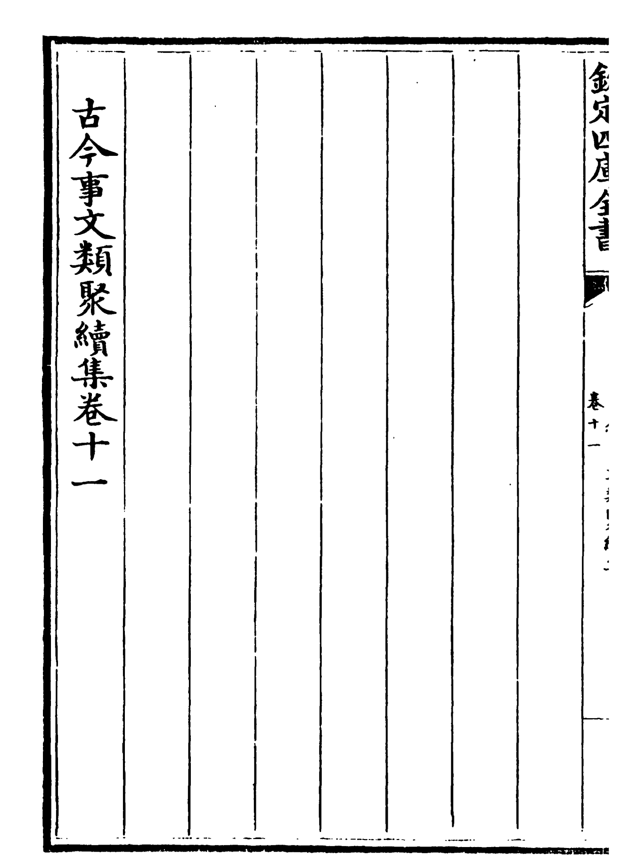
古今文集

雜著

武王席銘

武王踐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念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二

宋 祝穆 撰

香茶部

香 香爐附

羣書要語凡香之屬皆曰香逺聞曰馨美者曰𩡊音使氣曰馦說文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尚書有飶其香邦家之光載芟其香始升生民南方有香市乃商人交易處述異記南海郡

有採香戸同上取大甲香如崑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用四時纂要近世尚奇者鏤木以為之範香塵為篆文準十二辰分百刻凡燃一晝一夜或然於飲席或佛像前香譜以雜香擣之丸如梧桐子大青繩穿之謂之香珠燒之香徹天三洞珠囊因香所生以為香界楞嚴經香爐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為爐東宫舊事其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呂大臨考古圖香獸以塗金為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煙自

口出以為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為之者香譜

詩句百和清夜吐沈約燕寢凝清香韋蘇州燈影照無寐心清聞妙香杜蛛絲凝篆香山谷朝罷香煙攜滿袖杜香爐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吳均睡鴨香鑪團夕燻李商隱衣冠身染御爐香杜博山吐香五雲散韋日烘荀令炷香爐山谷午夢不知緣底事篆煙燒盡一盤花劉屏山

古今事實

三疊香

莊公東縛管仲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疊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疊亦或為薰齊語

燒異香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是為子韋世司天部洪芻香譜

號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述異記

雞舌香

漢尚書郎懐香握蘭含雞舌香官儀

衣薫香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無汚穢氣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洪芻香譜

禁熏香

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

韓壽竊香見淫婦門

佩紫香囊（見叔姪門）

性愛薰香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人遁走耶季和大笑（襄陽記）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

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沈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數十里一夜用沈香二百餘車甲煎一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續世說

沈香為亭

唐敬宗時波斯進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曰沈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

香中忌麝

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

賜龍腦香

元宗夜宴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羣臣馮謐曰臣請效陳平為宰自丞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捧拜曰勑賜録事馮謐元宗笑許之

沈檀香亭

唐開元中有沈香亭子宣州觀察使楊牧造檀香亭子初成命賓樂之

四香為閣

楊國忠嘗用沈香為閣檀香為欄檻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為泥飾閣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沈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也天寶遺事

瑤英啗香

元載寵姬薛瑤英母趙娟幼以香啗英故肌肉悉香杜陽

編

香嚴童子

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沈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非水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得阿羅漢

異香成穗

二十二祖摩拏羅至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穗傳燈録

獻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焚香返魂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懐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引導盡見其父母曽高德哥曰死經八十年巳

上則不可返矣并洪芻香譜

造帳中香

江南李主帳中香法以鵝梨蒸沉香用之洪駒父

以袖罩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室濃香時又謂之梅香歸田錄

被中香爐以下係香爐

長安巧手丁諼者作被中香爐為機環轉之運四周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恠獸皆自然能動西京雜記

帳角香爐

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為香爐鄴中記

失爐筮卦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晨興見發青煙此香爐也語其處求即得集異記

宗超香奩

宗超嘗露壇行道奩中香盡自然滿溢爐中無火煙自出

五方香牀

隋煬帝觀文殿前兩廂為堂各十二間堂中每間十二寶廚前設五方香牀綴貼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中擎香爐在輦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香序　宋范曄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慘虐詹唐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此序所言悉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憬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

惠休道人沈實易和蓋自比也

香譜　泉守葉庭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斤斫樹脂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揀香圓大如指頭今俗所謂滴乳次曰瓶乳言収時置于瓶中又次曰乳榻蓋香而雜之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榻蓋香之黑色者也又次曰水濕黑榻蓋香在舟中為水所浸漬而氣變色敗者也雜品而碎者曰斫削簸揚為塵者

曰纏末　腦子出渤泥三佛齊亦有之乃深山窮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枝幹不曾損動者若損動而氣泄無腦矣其土人解作板段隨其板傍橫裂而成縫有腦出於縫中劈而取之其大者成片俗謂之梅花腦其次者謂之速腦速腦之中其次者謂之米腦　沈香其木類椿櫸多節取之先斷其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與節不壞者香也細枝緊一實為青貴香黑而沈水者為沈香半浮沈者為雞骨香最粗者為箋香（類證本草）沈香所出非

一真臘為上占城次之渤泥為下然就真臘而較之則又有三品緑洋為上三濼次之勃囉閒為下而香之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黒者為上黄者次之狀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横而堅緻者謂之隔沉生沉香蓬莱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如栗棘房土人謂之刺香刀剖木而出其香則堅緻而光澤士大夫謂之蓬莱香（同上）蕃沉出於渤泥三佛齊醫家多

用之亦謂之藥沈（同上）箋香乃沈香之次者　香有三等曰沈曰箋曰黃熟沈箋皆有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爛而得生結者伐仆得之又久爛脫而剔取之黃熟有三品曰夾箋其破者為散沈香之良者也瓊崖生取者為角沈宜薰衣木枯朽乃得者為黃沈宜入藥（談苑及倦游錄）一木四香根曰旃檀節曰沈香花曰雞舌膠曰薰陸（酉陽雜俎）生熟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於地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　檀香出於三

佛齊國皮木而色黄者謂之黄檀皮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恐其氣泄則以紙封之　黄熟香皮堅而中腐者其形如桶故謂之黄熟桶其夾箋而通黑者其氣尤勝鷓鴣班體薄而易燼其厚而沈水者差久　暫香乃熟速之次者但脫者謂之熟速而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同上降真香氣勁而遠能辟邪氣　篤耨香出真臘國亦樹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暑不融土人既取之

矣夏月以火環其樹而炙之令其脂液再溢至冬沍寒因其凝而復取之故其香冬凝而夏融土人盛之以瓠瓢至暑月則鑽其瓢而周為之孔藏之米中欲其陰凉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瓷器不若瓢也香之氣清遠而長雜於樹皮則黑而黑為下矣香之性易融而暑月之融多滲於瓢故斷瓢而爇之亦得其典刑令所謂葫蘆瓢是也　麝香木出占城國樹老而仆埋於地而腐外黑而内黄赤者其氣類於麝　龍涎

出大石國其龍多蟠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衆魚聚而噆之土人見則没而取焉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藥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　薔薇水大食國花露也今則採茉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雜試之當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　安息香出三佛齊國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穰而不宜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　亞濕香出

占城國其香非自然乃土人以十種香擣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熱之勝於他香　塗肌拂手香皆出占城國土人以腦麝諸香擣和而成或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宿不散　金顏香正出大食真臘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黃而氣勁工於聚衆香今之為龍涎軟香佩帶者多用之　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　生結香

產高竇等州山民見香木曲榦斜枝以刀斫成坎經年得雨水漬復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班點亦名鷓鴣班倦游錄

螺甲雲南者如掌青黄色取𩇕燒灰合香者多用之本草

修甲香方取大甲香如㞡崙耳者酒煮蜜熬入諸香中用

艾納出西國似艾蓋松皮上蘚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團聚清白可愛本草

香說　　程泰之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沈腦等香也宗廟

蒳蕭灌鬰尚鬱食品貴椒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椒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沈腦其等級之甚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諼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綺青火朱煙玉臺新詠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沈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香也漢武内傳載西王母降爇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

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窮極宫室帷帳器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曽栁有古来未有之香安不悉記_{演繁露}

古詩

賈天錫惠寶薰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詩報之　黄魯直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晝食鳥窺臺宴坐日過砌俗氛無因来煙霏作輿衛

石蜜化螺甲榠櫨煮水沈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

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畫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戟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
林花飛片片香歸銜泥燕閉閤和春風還尋蔚宗傳
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香光多發聞色敗不可稔
床帷夜氣馥衣桁晚煙凝瓦溝鳴急雪睡鴨照華燈
雉尾映鞭聲金爐拂太清班近聞香早歸來學得成
衣篝麗紈綺有待乃芬芳當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

有惠江南帳中香戲答六言

黄魯直

百錬香螺沈水寶薫近出江南一㮶黄雲繞几深禪相對同參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班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閒我讀蔚宗香傳文章不減二班誤以甲為淺俗却知麝要防閑

燒香

楊廷秀

琢瓷作鼎碧於水削銀為葉輕如紙不文不武火功均閉閤下簾風不起詩人自炷古龍涎但令有香不見煙

素馨忽聞抹利折抵處龍麝和檀沈平生飽識山林味不柰此香殊嫵媚呼兒急取蒸木犀却作書生真富貴

律詩

清真香歌　丁公言

四兩玄參三兩松麝香半分蜜和同丸如彈子金爐熱還似花心噴曉風

遂老寄龍涎香　劉子翬

瘴海驪龍供素沫蠻村花露挹清滋微參鼻觀猶疑似

全在爐煙未發時

香　　　　邵堯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徼廟貌又殊兒女裛衣裳非圖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雜著以下係香爐

薰爐銘　　　　漢劉向

嘉此正氣嶄岩若山上貫泰華承以銅盤中有蘭錡朱

火青煙

香爐銘　　梁元帝

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古詩

古樂府詠香爐

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説銅香爐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枝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

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博山香爐　　齊劉繪

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連傍為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後有漢游女拾翠弄餘妍縈色何雜揉縟繡更相鮮麏麚或騰倚林薄杳芊眠掩華如不發含薰未肯燃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客室

秋雲没曉天

茶 水品附

羣書要語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白如薔薇實如栟櫚蔕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經劍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峽州有碧澗明月國史補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茶經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

面聚同上沫餑者湯之華也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鱗然華之薄者曰沫厚者為餑輕細者為花陸羽茶經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漸佳瘠氣浸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毋景休茶飲序

詩句破睡見茶功白春風啜茗時杜閩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杜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坡銀瓶貯浪水一掬松雨聲来乳茶熟崔珏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

麴塵_{白集}思公煮茗共湯䰞蚯蚓竅生魚眼珠_{山谷}香包解盡寶帶胯黑面碾出明窻塵_{山谷}然松煮䰞山泉冽槍旗一水分優劣鳳餅推開雪照人花瓷啜罷甘潮舌_{劉彦冲}

古今事實

作書求茶

劉琨與弟羣書吾體中憒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茗為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羮渴飲茗

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羮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洛陽伽藍記

唐始稅茶

唐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原是鹽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數十萬實錄

榷茶困民

鄭注為榷茶法詔王涯為榷茶使王涯益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

陸羽茶經

竟陵僧有於水濵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羽可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鴻漸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

作瓷人沽茗

鞏縣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

恥於煎茶

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煎季卿為再舉盃季卿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

博士羽愧之吏著毁茶論林語

嗜顧渚茶

甫里先生陸龜蒙嗜茶荈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為甌蟻之費自為品第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以菊易茶

白樂天方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蠻甌志

苦令飲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伽藍記

斛二瘕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斛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斛二瘕太平御覽

雪水烹茶見雪門

始造建茶

建州大小龍團始于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宋太平興

國二年始置龍焙造龍鳳茶咸平中丁晉公為福建漕

監造御茶進龍鳳團慶歷間蔡公端明為漕始改造小

龍團茶仁宗尤所珍惜是後最精者曰龍團勝雪外有

密雲龍一品號為奇絶方靈芽數坼之初常先民焙十

餘日進發飛騎疾馳不出中春頭綱已至京師郡志

譏始進茶

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

作此事郡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歲百萬匹

逸人致水以下係水品

南陽張又新為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謂陸龜蒙

辨煎茶水

贊皇公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南零水與取一壺来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

辨煎茶湯

李約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

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邉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話録

古今文集

雜著

進茶録序 蔡襄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

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曽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皇恐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黄紫黑

之異善别茶湯正如相工之䀡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内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鬭試以青白勝黄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永不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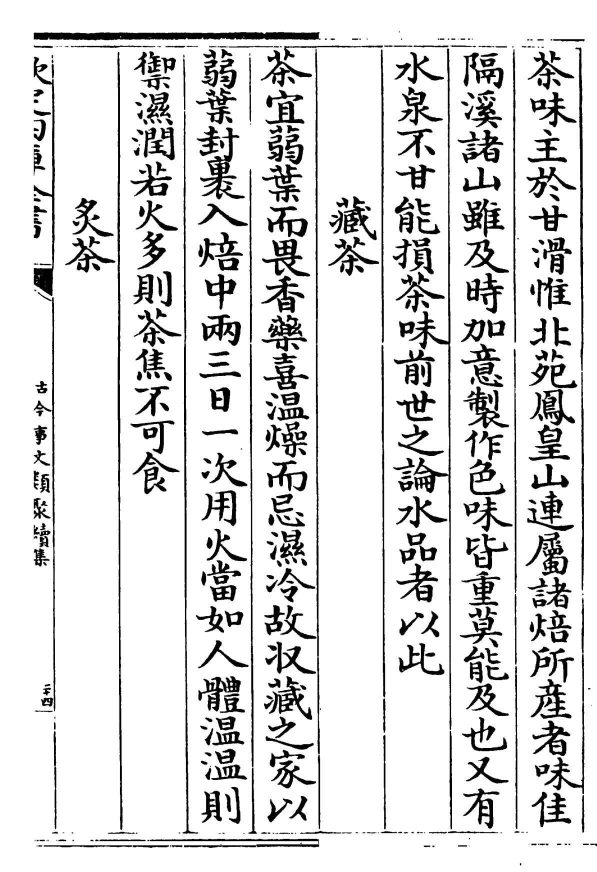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皇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當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鈐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湯者過熟湯也况餅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熁盞

凡欲㸃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㸃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 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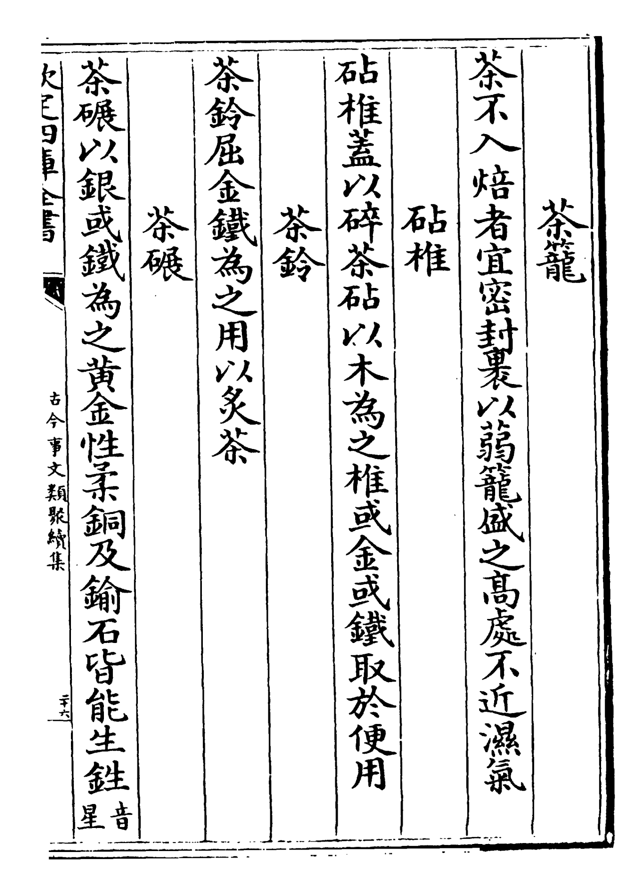
茶一淺盞先注湯調極均又添注入環迴擊沸湯上盞

可四分則止眂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絶佳建安鬭茶以水痕先沒者為負偂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説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鈐

茶鈐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鉎音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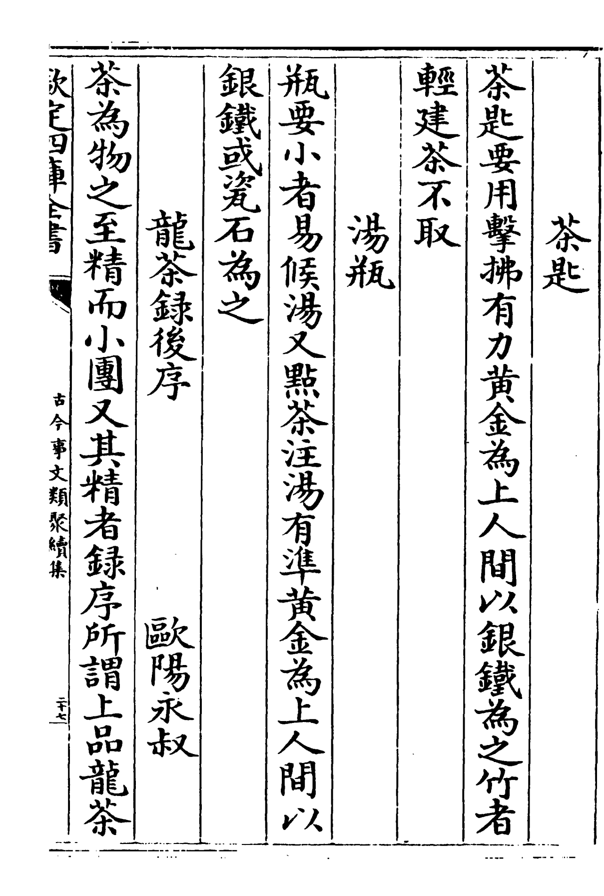
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絶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幕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鬭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用擊拂有力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㸃茶注湯有準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

龍茶録後序　　歐陽永叔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録序所謂上品龍茶

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宫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宰相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與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涕泗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録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

始而可貴如此

顧渚貢茶始末

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

常賦之邦等矣

北苑貢茶始末

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鳳以別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蠟面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第

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麄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蓋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麄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縻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絶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

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苕溪漁隱

茶說 蘇子瞻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損人殆為不少昔人云白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得茶漱滌之乃盡消縮不覺脫去不煩剌挑也而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毒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茶自不

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是故詳述子瞻記

謝傅尚書茶書　楊廷秀

逺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

煎茶賦　黄魯直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著而策茗椀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論茗因録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霆日鑄如絶㔫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塼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

氣莫甚於荼或濟之鹽句踐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堊去蔾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敎賀蘪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才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

作温齊殊可屢歃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

古詩

修貢顧渚茶山作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主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来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農桑採掇實苦辛一夫且

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繫晨衆功何枯𣠽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惟艱勤況減兵革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劉言史

粉細越笋芽野煎寒溪濵恐乖靈草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火撇泉避腥鱗熒熒爨風鐺拾得墜巢薪潔色既爽别浮氳亦殷勤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歠指下春湘瓷泛輕花滌盡昏渇神此遊愜醒趣可以話高人

北苑共五首　蔡君謨

蒼山走千里斗落分兩臂靈泉出池清嘉卉得天味入門脫世氛官曹真傲吏

茶壠

造化曽無私亦有意所嘉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天枝戢戢抽靈芽

採茶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攜筠籠錦更帶山雲寫

造茶

糜至寸陰間摶金新範裏規星月正圓勢動龍初起出

焙香花全爭誇火候是

試茶

兎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間未垂縷顧

爾池中波去作人間雨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蘇子瞻

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縁厭肉梁假此雪昏滯嗟

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閒更乞茶子蓺饑寒

未知兔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来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訶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滿堂尚記桃花畚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閲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下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

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石園蘭若試茶歌　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為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来白雲滿椀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酲散清峭徹骨煩衿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録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瑶草臨波色不如

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為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甎井銅鑪損標格何况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和章岷從事鬭茶歌　范希文

年年春自東南来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邉竒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濡水黄金碾畔緑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鬭茶味兮輕醍醐鬭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

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羡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嘗新茶呈聖俞　歐陽永叔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夸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為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銙小圓復窊鄙哉穀雨槍與旗

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蒻包裹封題斜
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
不似来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
可憐俗夫把金錠猛火炙背如蝦蟇由来真物有真賞
坐逢詩老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奏雅終淫哇
煎茶歌　　　　　　　　　蘇子瞻
蟹眼巳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
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

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甆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盌奉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塼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謝送碾壑源揀芽　黄魯直

矞雲從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湘奩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顔

橋山事嚴尤百局補衮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
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
肯憐天禄校書郎親敕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大官手
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千年燈火讀令我胷中書傳香
巳戍應門老馬走客来問字莫載酒
以小團龍及半鋌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為戲
黄魯直
我持玄珪與蒼璧以暗投人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

不索賓郎常宴食赤銅茗椀雨班班銀粟翻光解破顏
上有龍文下棊局探囊贈君諾已宿此物已是元豐春
先皇聖功調玉燭晁子胷中開典禮平生自期莘與渭
故用澆君磊磈胷莫令鬢毛雪相似曲几蒲團聽煮湯
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
肌如瓢壺鼻雷吼幸君飲此勿飲酒

東坡讀羊腸之句曰黄九恁地怎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黄魯直

人間風日不到處太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
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磑霏霏雪不如
為君喚起黄州夢歸載扁舟向五湖

謝木韞之舍人分送講筵賜茶

楊廷秀

吳綾縫褁染菊水蠻砂塗印題進字淳熈錫貢新水芽
天珍誤落黄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
宣賜龍焙第一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危露

滿袖香煙懷璧去歸来拈出兩蜿蜒雷電晦冥驚破柱北苑龍芽内様新銅圍銀範鑄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黄金鱗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脚鼎下山汲井得甘冷上山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龍遊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来自玉皇家煆圭椎璧調冰水烹龍庖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銜官赤印白泥牛走爾故人氣味茶様清故人風骨茶様明開緘不但似見面叩之咳唾金石聲麯生勸人墮巾幘

睡魔遣我抛書冊老夫七椀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澹菴坐上觀顯上人分茶　楊廷秀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禪弄泉手隆興見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甌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紛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萬變銀瓶首下仍尻高注湯作字勢嫖姚不須更師屋漏法只問此瓶當響答紫微仙人烏角巾喚我起看清風生京塵滿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漢鼎難調要公理策勲茗椀非公事

不如回施與寒儒歸讀茶經傳衲子

律詩

北苑焙新茶　丁公言

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緑初沾少許春散尋縈樹遍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勾萌拆開齊分兩勻帶煙蒸雀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秪貴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

殊恩賜近臣啜將靈槳助用與上尊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真細香勝却麝淺色過於筠顧渚慙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産壯甌閩

以潞公所惠揀芽送公擇次舊韻

黄魯直

慶雲十六升龍樣國老元年密賜来披拂龍紋射牛斗外家英鑒似張雷

奉同公擇作揀芽詠

赤囊歲上雙龍璧囊貢小團赤揀芽則雙龍曾見前朝盛事来想得天香隨御所延春閣元豐末作延春閣道轉春雷

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為賞音者戲用雷字韻

復作兩詩　黄魯直

雞蘇狗蝨難同味懐取君恩歸去来青篛湖邉尋陸顧白蓮社裏覔宗雷　乳花翻椀正眉開時苦渇羌行熱来知味者誰心已許維摩能默語如雷

又戲為雙井解嘲　黄魯直

山芽落磑風回雪曽為尚書破睡来勿以姬姜棄蕉顇

逢時瓦釜亦鳴雷

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

黄魯直

要及新香碾一盃不因傳寶到雲来碎身粉骨方餘味

莫厭聲喧萬壑雷

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来深注寒泉收第一

亦防枵腹爆乾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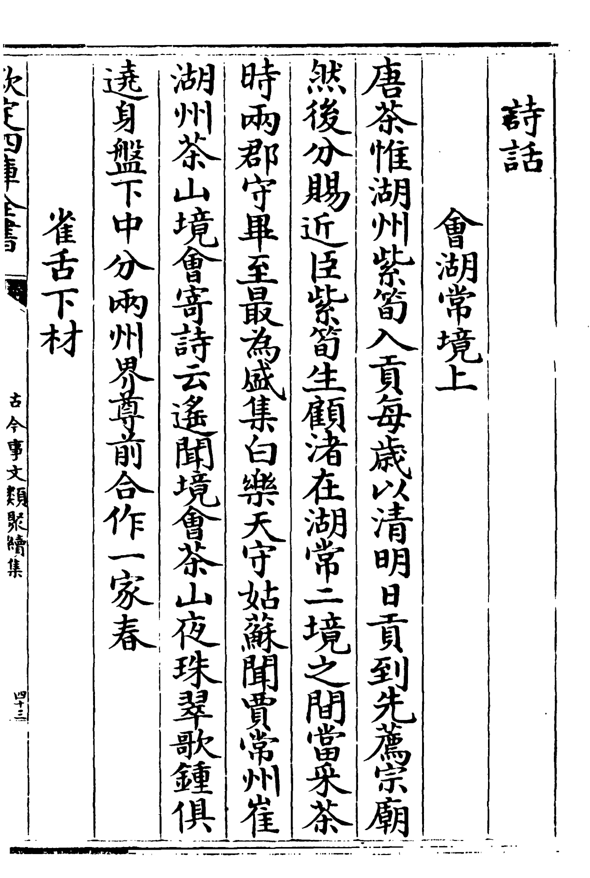
乳粥瓊糜霧脚回色香未觸映根来睡魔有耳不足掩直拂繩床過疾雷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壑源與北苑纔三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

蘇子瞻

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来佳茗似佳人



詩話

會湖常境上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尊前合作一家春

雀舌下材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論槍旗

荆公送元厚之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世謂茶之始生

而嫩者則為一槍寖大而開謂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荆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而非淺陋之能察也麈史

茶用鹽薑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

雜著以下係水品

水録　張又新

仁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絶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稱不敢紿既而傾諸盆至半遽止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蹶然駭服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盪半懼其尠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吏占而次第之

大明水記　　歐陽永叔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逺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

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泉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説皆相反秀卿所説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蟇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

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臺十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蟇口水西山瀑布天臺十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陸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岸水恠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

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雜聚故次山水

鬭茶記　　唐子西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後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

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今吾提瓶走龍塘無數千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

古詩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蘇子瞻

兹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為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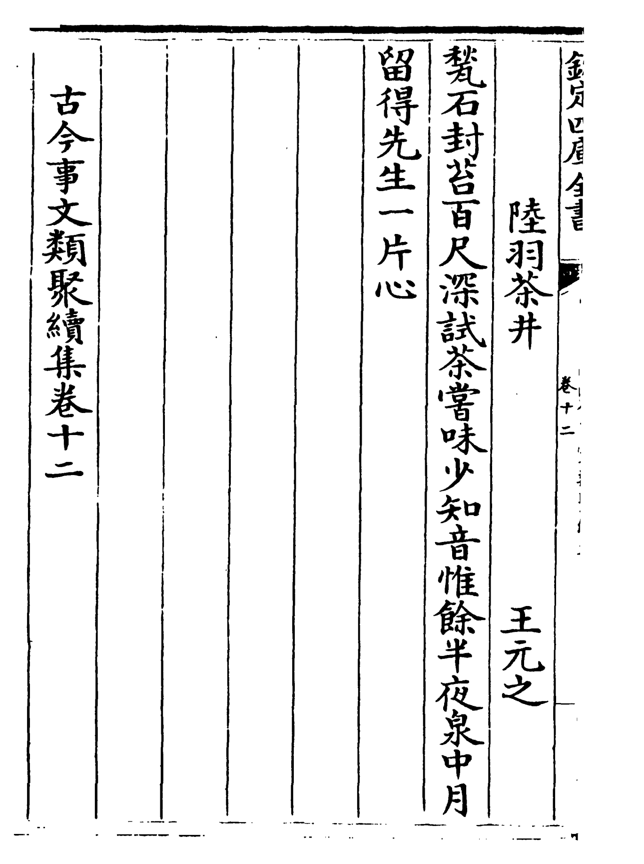
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為長吁

惠山泉　黄魯直

錫谷寒泉橢石俱橢音安蓋取井旁數小石置瓶中澄水令不濁併得新詩蠆尾書急呼烹鼎供茗事澄江急雨看跳珠是功與世滌膻腴今我一空常宴如安得左轓箕潁尾風爐煮茗卧

西湖

律詩



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十二